

清宮外史

王
慈禧全傳之二
高陽著





皇冠
CROWN

〈註冊商標第173158號〉

皇冠叢書第 322 種

清宮外史（下）慈禧全傳之三

高 陽 著

發行人：平鑫濤

出版者：皇冠出版社

台北市敦化北路120巷50號

電話：7 1 6 8

郵撥帳號0010426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

總編輯：陳蟠華

編輯：楊雪嬌

美術主編：李純慧

校對：劉秋城

印刷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西園路2段140巷49號地下室

電話：3 0 6 1 9 7 2

著作權：台內著字第4880號
執照字號

初 版：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九 月

第十三版：中華民國七十六年 七 月

著作權及版權所有。盜印必究

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

清宮外史

王
慈禧全傳之二
高陽著



清宮外史

上
慈禧全傳之三
高陽著



清宮外史

高陽著

高陽的作品



目錄



序曲……………九

柳堂死諫……………二六

繼統之爭……………三七

清流威風……………四四

褒揚孤忠……………五一

戮抑軍機……………五九

名士風流……………六五

崇厚辱國……………七七

會侯使俄……………八八

慈禧致疾……………九四

慈安聽政·····	104
博訪名醫·····	110
備戰求和·····	114
長春閒話·····	119
午門風波·····	145
西宮囀響·····	151
伯王典兵·····	159
香車美人·····	166
豪門家醜·····	173
惇王行法·····	184
香消玉殞·····	193
禁宮奇聞·····	203
錚錚迴天·····	215
南北之爭·····	224

漢落吳江……………二二〇

左侯入京……………二二五

王侯交歡……………二四四

元戎閱操……………二四九

收復伊犁……………二五五

捕快作賊……………二六二

冒名頂替……………二七一

臨刑鳴冤……………二七八

明鏡高懸……………二九〇

公堂認子……………三〇三

深宮巨變……………三〇九

第一章……………三二二

燈下焚詔……………三二七

慈安暴崩……………三三三

小臣窺秘……………三三〇

第二章……………三三七

以醫加官……………三三三

兩江參案……………三四六

左侯出鎮……………三五三

衣錦還鄉……………三五九

慈禧用權……………三六六

弄巧成拙……………三六八

序曲

光緒四年十月二十七。

養心殿內外幾乎差兩個月的天氣，殿外的大水缸中，已連底結了冰；東暖閣內，卻如十月小陽春——從穆宗以天花在此崩逝後，兩宮太后再度垂簾，曾經大修過一次，門窗隙處嚴絲合縫，擋住了西北風帶來的寒氣。加上四個紅銅銅的大炭盆，烘得遍體溫煦，所以君臣議事，十分從容。

「四川東鄉一案，至今未結。四川總督丁寶楨、雲貴總督李宗羲的覆奏，情節不符。李宗羲覆奏，請援楊乃武一案成例，由刑部提審。臣等公議，這一案與楊案的情形不同，第一，案內人證衆多；第二，四川路太遠，提京會審，太拖累百姓了。至於由六部九卿會議，亦是難以懸斷。臣等想請懿旨，特派欽差馳驛查審。」

恭王一口氣說完，將手往後一伸；寶璽便很快地將一張紙條塞到了他手裏。

「這麼辦很妥當。」慈禧太后問道：「預備派誰啊？」

恭王看着那張紙條唸道：「禮部尚書恩承，侍郎董華。」

「恩承對於外面的情形，也還明白。可以！」慈禧太后又說，「這個案子拖得也太久了；我都記不清下過多少旨意了。」

「多少？」恭王回頭問寶璽。

寶璽便看了一看沈桂芬——他輕輕答道：「一共十二道。」

慈禧太后目明耳聰，已經聽到了，「把那十二道旨意，還有文格的原奏，一起抄給恩承。」

「是！」恭王陳奏另一件事，「昨天奉懿旨，讓貴州巡撫黎培敬，到京陛見。黎培敬從同治三年放到貴州當學政，在那裏十二年了。貴州地方很苦，似乎該調劑一下？」

「黎培敬官聲不壞，是該調劑他一下，等他到京再說好了。」

「既蒙聖諭，黎培敬想來不回任了。不如此刻就先派人補他的缺。臣——」

「我也是這個意思。」慈禧太后搶着說道：「貴州叫沈桂芬去！」

此言一出，彷彿大白天打個焦雷，將人的耳朵都震聾了。每個人都拿她的話在心中複誦一遍，是啊，一點不錯，明明白白五個字：叫沈桂芬去！

「臣等不敢奉詔！」寶璽先就抗聲相爭：「巡撫是二品官。沈桂芬現任協辦大學士、兵部尚書、充任軍機大臣，官居一品，宣力有年；不宜貶到邊地。這道旨意一下，中外震駭，朝廷體制、四方觀聽，都大有關係。伏乞兩位皇太后，收回成命。」

「寶璽奏得是。」恭王接着也說，「而且總署也少不得沈桂芬這個人。」

此外就沒有人敢說話了，抵文祥遺缺的景廉資望還淺；王文韶還只是「打籬子軍機」；沈桂芬則不便自陳。

但是僅寶璽那一番犯顏力爭的奏對，也就夠了。慈禧太后對他那句「臣等不敢奉詔」的話，深為不悅；轉念想一想自己的處置，亦未免操切，同時也想到沈桂芬的謹慎柔順，畢竟得力，因而回心轉意，接納寶璽的直

諫，收回了沈桂芬外放的成命。

天意雖迴，而何以突然起此波瀾的原因，不能不考查。以協辦大學士，軍機大臣而貶爲邊省疆吏，這無論如何不能不視作是失寵的明顯跡象；而惶恐的又不止於沈桂芬，在熟悉政局的人看，將要倒霉的，亦不止於沈桂芬。

因此，對這突如其來的不祥之兆，觸目驚心的，至少還有三個人，一個是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的戶部尚書董恂；一個是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的禮部左侍郎王文韶；還有一個就是身爲兩朝帝師的左都御史翁同龢。

＊

＊

＊

焦灼的沈桂芬，終於盼到了翁同龢——爲了避人耳目，翁同龢特地先送了信，將在深夜相訪。他仍舊保持着雍容的神態，相形之下，反顯得城府極深的沈桂芬，倒有些沉不住氣的樣子；賓主一揖，毫無客套地就圍爐低語，談入正題。

「你聽到甚麼消息沒有？」

「議論甚多。」翁同龢答道，「看法都差不多；是閻蕪搗的鬼。」他停了一下又說：「王夔石進軍機，早就有人不服氣了。」

王文韶這年二月進軍機，是頂前一年九月丁憂的李鴻藻的缺。軍機處除了恭王領頭以外，大軍機兩滿兩漢，兩漢一南一北，勢均力敵；李鴻藻開缺，應該補個北方人才合成例，那知沈桂芬引進了他的鄉試門生，籍隸浙江仁和王文韶，打破了南北的均勢，無怪乎遭李鴻藻一系之忌。這一層，沈桂芬也知道，但是，他不相信

李鴻藻「搗鬼」。

「蘭蓀究不失爲正人君子。而且他起復也還早，用不着在這時候就攔我出軍機。」沈桂芬說，「就算我出軍機，他也補不上，反便宜了別人。」

「是的。」翁同龢點點頭，「外面的浮議，究竟搔不着癢處。照我看，恐怕還是「高密」的暗箭。」

「高密」隱着「仲華」二字。「雲台二十八將」之首的鄧禹封高密侯，而鄧禹字仲華，跟榮祿的號相同——翁同龢的看法，與沈桂芬的懷疑，亦正相同。

「着！」沈桂芬拍着膝蓋說：「除他以外，別人不會起此惡毒念頭；就有此惡念，亦無法進言。」

「不過，」翁同龢忽又改口，「也只是懸測之詞，究竟不足爲憑——。」

「不然！」沈桂芬打斷了他的話；卻又遲疑了好一會才開口：「叔平，你能不能助我一臂？」

「是何言？」翁同龢說，「只愁力薄，不能爲公之助。」

「此事非勞鼎力不可，他人無用。」沈桂芬放低了聲音，「你跟「高密」是換帖弟兄；可共機密。」

翁同龢有些發楞，他充分瞭解沈桂芬的言外之意，是要他到榮祿那裏去做一次「探子」。這個要求頗出他的意外；但仔細想一想，易地而處，自己也會提出這樣的要求。因爲這確是個「舍我其誰」，別人幹不了的任務。

「叔平，」沈桂芬轉而言他：「照理說，你早該進軍機了，不過你是帝師，身分尊貴，我不便保舉，一則我不配當你的舉主；再則，我怕別人說我引你爲重。你是最明白不過的人，兩蒙其害，何苦乃爾？不過——」他停了一會，忽然說了句：「桑白齋老病侵尋，幹不長了。」

這是開出來一個條件，如果翁同龢肯替他效這番力，那麼，桑春榮一旦開了刑部尚書的缺，他就會保荐翁同龢繼任。

這一番話不能不令人動心，左都御史與刑部尚書，雖同爲『八卿』，但尚書畢竟不同。而且左都御史雖號稱『台長』，其實柏台森森，盡皆傲然兀立，那些『都老爺』，數誰都不是肯帖然聽命的，遠不如六部尚書；司官抱牘上堂，諾諾連聲來得夠威風，有作爲。

於是他說：『同舟共濟，我自不憚此行；但有甚麼成就，却不敢說。』

『偏勞，偏勞！』沈桂芬連連拱手，『此事還望縝密。』

『縝密』兩字是說來安翁同龢的心的。在南北黨爭中，翁同龢親南而保持着近乎超然的態度；這一點他很重視，所以沈桂芬的『縝密』，實在是暗示着支持他的表面超然的態度，好讓他消除顧慮。

＊

＊

＊

是經過仔細盤算，扣準了時間去的；去時正當榮祿在明如白晝的煤氣燈下，舉杯陶然的時候。彼此換帖弟兄，自是不須稟報，便被引到席前；當榮祿起身迎接時，聽差已經另添一副杯筷，在等待翁同龢入座了。

『沈經笙真不是人！』一進門就滿面氣惱的翁同龢，似乎迫不及待要發洩，一坐下來就憤憤地說，『我跟他要絕交！』

『怎麼？』榮祿頗爲詫異，『何以氣成這個樣子？』

『他跟人說，我想進軍機，所以巴不得他出京；小人之心如此，豈不可恨？』

榮祿對他是持着戒心的，所以這番憤激之言，在將信將疑之間，只解勸着說：『算了，算了！沈經笙的度

量，誰不知道。「宰相肚裏好撐船」，他這個宰相——。」榮祿笑笑舉杯。

「仲華！」翁同龢正色說道：「你不可掉以輕心！從先帝初崩那晚上，你動了樞筆，沈經筵就拿你恨入切骨。外放貴州，他跟人表示，說是出於你的主謀，非報此仇不可。你不能不防！」

榮祿報以不承認也不否認的微笑；同時也只有再度舉杯，來掩飾他的略有些尷尬的神色。

「最近有首好詩，傳誦一時，你聽人說過了沒有——吳圭庵的『小姑嘆』？」

「沒有聽說。」榮祿答道，「吳圭庵在蘭蓀那裏見過兩面，不熟，再說，我也不是可以跟人談詩的人。」

於是翁同龢用清朗的聲音唸道：「『事事承母命，處處蒙人憐；深潭不見底，柔荑故爲妍。』」

「『事事承母命，處處蒙人憐』。」榮祿笑道：「形容絕妙！沈經筵在西太后面前，就是那副宛轉承歡的樣子。」

「想不到碰那麼大一個釘子！」翁同龢忽然拍手嘻笑：「幾時見着圭庵，倒要勸他另寫新篇：『小姑哀』！」說完，笑聲更大了。

這番故作騙倒了已有酒意的榮祿。他跟翁同龢相交這五六年，從未見有如此忘形失態；可見得他是恨極了沈桂芬，所以才有這樣聲容兩俱刻薄的調侃。

這一念之轉，使他撤除了對翁同龢的潛隱，覺得依舊可共腹心，「叔平，跟你說實話吧，倒不是我對沈經筵，有『卿不死，孤不能安』之感；他引進王製石，遭人大忌。上頭也怕他黨羽太盛，搞成尾大不掉之局；想設法裁抑。如果仍舊在朝，不能無緣無故攆他出軍機；那天西太后召見，提到這件事，我說了句：『黎培敬不是內召？』還來不及往下說，西太后就搖搖手，不讓我再往下說。說真的，第二天的面諭，連我也覺得意外。」

顯然的，榮祿還有些言不由衷。這也難怪他，即令至交，總也不能自道如何暗箭傷人？反正真相已明，他怎麼說也不必聽；要聽的是這一句話：『遭人大忌』之『人』是誰？

『王夔石原非大器，沈經笙的援引，確是出於私心。』翁同龢說，『且不說閻孫，就是他們浙江人，也有許多不服的。』

這是試探。如果忌沈的人是李鴻藻，榮祿當然要爲他辯白。然而做主人的却無表示；只說了句：『但願王夔石不出亂子；出了亂子，準是『小鬼跌金剛』！』

『小鬼』何指？翁同龢想不明白，『這是怎麼說？』他問。

『同治三年，免辦軍需報銷一案的來龍去脈，你不知道？』

『那不是出於倭良翁的奏請嗎？』

『倭良翁是因事成事。王夔石那時在戶部——』

王文韶那時在戶部當司官，年紀還輕，不曾染上如今一味圓融的浮滑習氣；平日亦頗留意公事，深恐一旦洪楊平定，辦軍需報銷時，戶、兵兩部書辦多方勒索騷擾；各地將領爲填此輩食壑，勢必苛征暴斂，苦了百姓，甚非大亂之後，與民休息之道。因此，便草擬了一個免辦軍需報銷的條陳，預備呈給堂官。

這是絕人財路的『缺德』行爲，便有同官勸他不可多事；王文韶爲危言所動，果然擱置了下來。而戶、兵兩部的書辦，實際上也已經有了行動。

當同治三年春天，李鴻章克復常州；洪秀全自殺，太平天國之亡，已指日可待。戶、兵兩部書辦，認爲快要發財了，於是相約密議，決定派人到江蘇、安徽、浙江、江西各地，與各領一軍的將官接頭，談判包攬軍需